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吳映熈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一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為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兹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鷄鶵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

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説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與山林則謝公之説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兹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鷴畢其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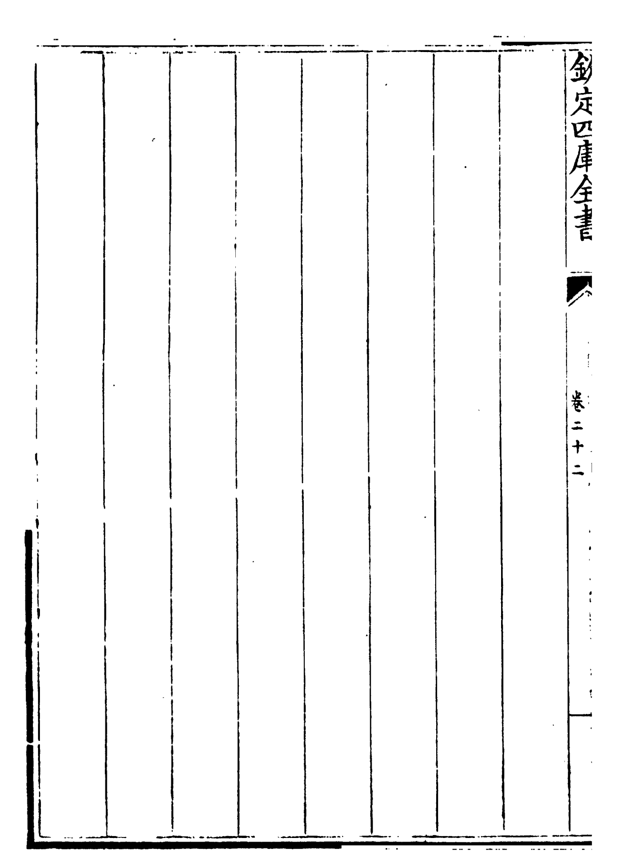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黙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産遐陬

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凰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名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緣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鷄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寳玩翔集安馴彼衆禽

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
安甲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槩我於羣
飛若夫生以才戾養以性違容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
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
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
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
竅泄和澆淳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朴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

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盭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為盡其物之性觧角不舍正是貴於凡牛處莊子犧牛之喻未盡物理但物之為物非有求於人之用也轉有似乎君子之實至而名自歸焉者若夫濇淳雜僞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則曾物之不如其何以為萬物之靈乎



藏珠於淵賦

稽治古之敷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寳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𢆯棄於無用媲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草紛華於媮俗復芚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寳而奚為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

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産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内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絶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寳於遠則知用物

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茍賤於所好下豈求
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
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
至理實大化於無為致爾漠阜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
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
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此修殿試作也其云上茍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已
有謇諤氣象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

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

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朱子謂用九用六歐公之說得之此文云不謂六爻皆常九則本陸績九已在二初即非九之義文體絶似明初制義蓋制義本是宋人經義之變說經之文理當如

是迨其濫觴則摛華挾藻而於理都無所發明告朔之

餼羊亡矣錄之使讀者知制義之源

書梅聖俞槀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

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

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

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俗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

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槀而寫之
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
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槀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知從律不奸成
文不亂詩與樂之感通也微矣作詩鏤心劌目而不得
自然之趣則所謂動盪四氣之和者孑然無存安能反
正始之音乎徒月煅季煉於詞章特秋蟲之鳴朝菌之
媚爾此修所以推聖俞詩為獨有心得也東坡題梅詩

後云驛使前村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頭月下杯又云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今觀歐蘇二人書跋如遇聖俞於高山流水之間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

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憚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憚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名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

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

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賄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廵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吾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

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用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健且勇也

修為五代史又為唐書紀書表修之史列在學官矣顧皆大卷積帙讀者須累月經年錄此稗傳以見其史筆之大畧所謂嘗鼎一臠

歐陽修自記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

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而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
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余文能如遷
書使人讀而喜不姑次第之

聖祖御
情義
安雅
數文

評
辭篤文思
大家中有
字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名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

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

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

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葢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

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歳而一遷或一二歳甚者半歳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義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

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責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中論陽城處未為允已於爭臣論書後明之要之修意欲勸范仲淹直言耳非正論陽城也

朱子曰歐陽公上司諫書其中却是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曲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完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丘濬曰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國家設立六科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署內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顏上

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修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者也必也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如是則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王志堅曰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陳州名還拜右司諫文正先以言事忤太后出判河中徙陳州為司諫即論罷楊太后册命又言不宜深治太后時事然歐公猶汲汲勸其有言何不能少待也是年冬即以諫

廢后出知睦州豈感公此書邪此書作具官某拜書

司諫學士執事明年文正移蘇州公與書作某再拜

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葢自此書而相知漸深也古人

交誼親疏之等於此亦可考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

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

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
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
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補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
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
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
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
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
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

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

亦必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顧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主簿非臺諫也越職言事孟子所謂位卑而言高罪也然猶須視其言之當否耳若朱梁劉漢當時欲求其後裔而介慷慨陳奏謂不當求則修所云識見直可任御

史無愧允矣又何論其為主簿非臺諫也神宗非咈諫之主而中丞不能昌言匡救為國家儲有用之才為士人振敢言之氣則以淆於禍福之念而奪其好惡之正也此修所以惓惓乎杜衍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

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工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

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悦而溺於

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韓柳而後人推歐陽在李孫之上今三人論文之語具在若出一口韓之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柳之言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與此文所云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真如一堂兩琴鼓此而彼應者矣學文者不以三人者爲歸則奚歸如以此三人爲凖的則所以用其心者當不在文辭之末矣　吳克字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

與兄育京方皆高第修之長子婦亢女也亢神宗時為宰相修性直不避衆怨為參知政事與二三大臣主國論妻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内冀因修倖免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僥倖以故宗孺免官怨修切齒因構為帷薄無根之談辭連亢女吳氏苟欲以汙辱修小人乘間抗章劾之值神宗初即位幾致大戮久乃解修初以孤甥女張氏事被案及是又被讒譏遂力請致仕以終於汝陰噫小人之仇君子雖忠正如修者猶忍以鳥獸行誣

之使才識之士噤不敢為國家任一事而後得志其可畏如此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二

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二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

卓可道説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説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歴歴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

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

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

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

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亶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

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

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為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是歲修甫三十歲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否雖未知孔顏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

修筮仕纔五年為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於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至今傳高若訥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也人固有幸不幸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

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

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

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歎賞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

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

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此修遺書責諫官高若訥若訥以書聞遂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同時貶逐有書問修而修答之也較韓愈

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俛等書可謂不覺前賢畏後生矣

王闓修曰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謫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爾及讀此書想見歐公

心事又云自當絕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

心服若無此則其去假氣節幾何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啟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

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茍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

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按史修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移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此即其辭辟命書修之自潔其身不苟進取如此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别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

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苦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

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為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

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

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按公操即石守道為國子直講為文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奪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欲陷富弼令婢學介書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會介死竦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杜衍得免斲棺介蓋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極盡忠告之誼以消其好異自喜之心可謂良友矣竦令婢子學得介書豈非以介書絕怪異轉易以仿佛其迹耶可為好異之戒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

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説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説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悦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

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

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
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
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
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
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
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朱弁曰今石守道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畧譏詞
自解文忠答書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

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其答書觀之其强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計其齒甚少不知後來少悛否然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篇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刋正補緝亦非

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六經如日日或午蔽於雲夜入於地而不得謂天壤間有一刻無日也經雖遭焚被禁解謬語訛而不得謂人心中有一時無經也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堯舜與人同耳雖聖遠言湮而果有得於同天地合萬物之人心自然有合於數千載以上不傳之遺旨是故學士大夫果能身體力行講明而切究之有所述說皆足以俟百世以下之聖人而折衷也若夫黨同妒異僻守一家之言自用師心樂著井蛙之見則雖使六經具在而聖人之

微言奥義日誦於口而不能入於其心矣况出區區漢儒之補苴罅漏宋儒之張皇幽渺絶非周公孔子之全文而又奚校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啟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耳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

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

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耳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修年二十二謁學士胥偃於漢陽偃大奇之留置門下許以女妻之攜以如京師閱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

親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職為峽州夷陵縣令明年移乾德縣令逾一年為寶元二年復舊官權成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乃自乾德奉母待次於南陽而聞胥偃之卒作此書與所知刁景純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嘗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懃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

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顔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

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强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

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天在山中大畜孔穎達正義謂實無此象假設此義然孔子曰象也者像也空言無實之名何象之有夫仰而觀天蒼蒼焉而已矣御飛龍而至蒼蒼之所其上之蒼蒼仍若是也則蒼蒼者不可以語天之實也惟風雨雲雷之屬為天所降者從以究其所降之方則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為物能出雲為風雨則天之在山中必矣

豈曰實無此象哉莫大於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萬年
縱橫數萬里而心能識之昔人有問芥子納須彌之義
或答以心如椰子大能讀萬卷書者是即天在山中之
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蓋君子之於仕也行其義也欲
行義必先集義萬事萬物莫不有義誠備集之而後能
行義能行義則可與治天下國家矣故不家食吉使於
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祿是詩人所刺碩鼠之食苗也
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時言以教萬世一也孔

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所不可於此未大畜焉而彊為文辭是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也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覆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

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虚無為道洪荒廣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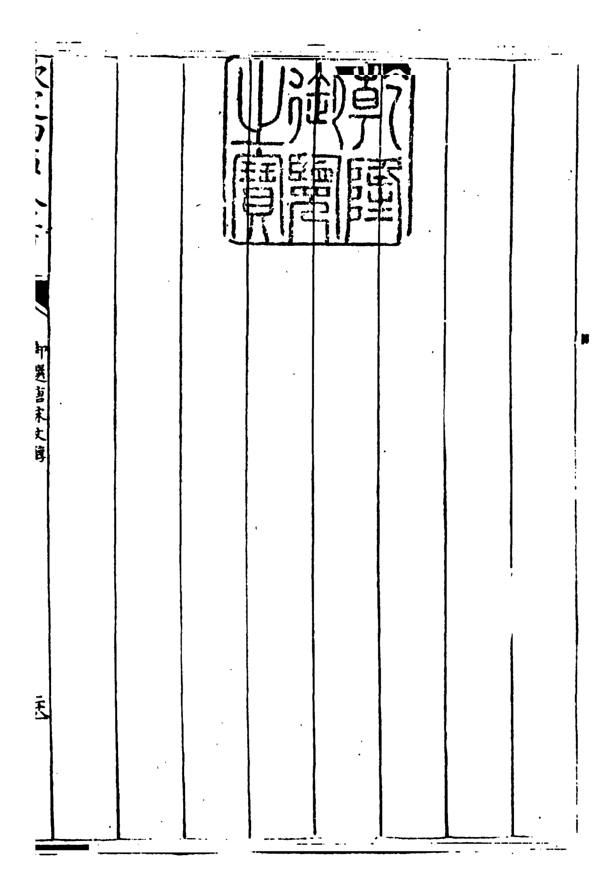
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

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

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為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

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唐虞三代間事不見於六經四子之論説者具不可信信之則其心如鏡之有滓焉以之照萬事當滓之處必不能以明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修此書不特為文字者所宜熟讀深思也與帝王世次圖序參觀益明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三